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on Employment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Yang Tingting^{1,a}, Yang Ying^{2,b*}

¹Department of Labor Economics,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²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15001185853@163.com

^{b*}810257724@qq.com

ABSTRACT

As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as entered a normalized mode, stabilizing employment and ensuring the employment of resident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The platform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absorbing employment,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cannot be ignored. This specific period after the epidemic era i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on employment by listing specific cases,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thereby driving high-quality employment.

Keywords: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Platform Economics, flexible employment

关于后疫情时代，平台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杨婷婷^{1,a}，杨迎^{2,b}

¹北京交通大学劳动经济学系，北京，中国

²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学（国际贸易），北京，中国

^a15001185853@163.com

^{b*}810257724@qq.com

摘要：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模式，稳就业及保居民就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话题。平台经济已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为产业转型及升级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本文以后疫情时代这个特定时期为研究背景，通过列举具体案例分析平台经济对就业的影响，并提出几点关于促进平台经济发展、从而带动高质量就业的建议。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平台经济 灵活就业

1. 研究背景

近来，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一路向好，疫情防控已由最初的高峰期转为控制期。自疫情爆发以来，以旅游、餐饮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最先受到冲击。第三产业就业在我国占比最高，在疫情冲击下，第三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短期内明显下滑，中小企业由于自身资金薄弱、行业地位不够稳固、抗风险冲击能力较差，导致在疫情中存活困难，由此带来就业岗位的大幅缩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而作为首位的就是稳就业。所谓稳就业，不仅仅指保持住现有的就业水平，更重

要的是进一步探索新业态、新模式。进入到后疫情时代，疫情防控转为常态化模式，基于互联网平台产生的新型就业方式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为1.91亿个，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4.6%，同比增长11.5%，显著高于同期全国总就业规模增速。本文正是基于此背景，分析在后疫情时代中平台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2. 后疫情时代，平台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在本次疫情中，平台经济充分发挥国民经济及

就业保障“稳定器”作用，通过电商平台消费、线上教育、医疗、远程办公等方式，一方面在疫情肆虐期间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也助力我国的抗疫工作。与此同时，平台就业生态体系下显现出的新业态、新趋势更加不容忽视，电商平台线上订单量激增，短视频、直播平台发展火热，线上教育、云端远程办公等形式得到了大规模普及，就业结构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后疫情时代，平台经济对就业的影响可以总结为以下两方面：

2.1. 创造新职业，带动大量就业机会

平台经济推动其所在行业完成数字化改革，催生大批就业新形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了包括“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互联网营销师”等在内的9个新职业。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营销师”职业下增设了“直播销售员”工种。同时还将“公共卫生辅助服务员”职业下的“防疫员”、“消毒员”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员”3个工种上升为职业。人社部表示，这批新职业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凸显了相关职业的重要性。随着这些新就业岗位及新就业形态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中，一方面丰富了就业形态，另一方面有效带动了大量就业机会。据招聘平台BOSS直聘发布的《2020上半年直播带货人才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直播经济”业态主要岗位的人才需求量达到2019年同期的3.6倍，涌入行业的求职者规模也达到去年同期的2.4倍，平均招聘薪酬达11220元/月。

本文以淘宝直播平台为例（以下简称平台），该直播媒介主要由淘宝平台、内容提供者（主播）、消费者组成，是一个典型的双边市场。不同于传统的单边市场（电视购物），该平台无需自创内容吸引消费者，而是通过增加内容提供者（主播）与消费者的互动频率，内容提供者借助平台增加曝光，对自身的产品或服务进行视频直播式宣传推广。与此同时，消费者通过观看直播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或直接购买所需产品及服务。平台前期通过观看时长兑换淘宝积分及发放购物优惠券等方式吸引大批消费者进入直播间，尽管后期平台补助力度有所下降，但因为已经具有大量注册用户，具备了一定吸引力，内容供求双方相互吸引，主播及注册用户不断增加，加之粉丝拉引手段增强了用户粘性，平台规模日益扩大。

在此过程中，平台一方面为主播提供就业机会，将消费者流量转换为购买力，主播从中获得工作收入及额外的“打赏”收入。另一方面满足消费者需求，基于数据挖掘算法推荐并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及服务，有效降低了消费者在交易中搜寻、信息、议价的成本；直播平台还打破了传统电视购物的信息壁垒，增强了销售可信度^[12]。作为运作核心的平台，充分发挥桥梁作用。利用社群建设机制增加用户黏性，用户在直播中使用优惠券购买商品或对主播进行打赏，增加了平台和商品曝光的同时，也增加了

双边用户间的互动。通过边直播边上宝贝链接的方式，成功地将流量转换为购买力，从中收取一定的提成及广告费获得营业收入。综上所述，双边用户（主播和消费者）规模相互影响，同时平台及双边用户（主播和消费者）在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基础上均获得了“收益”。

2.2. 精准帮扶，助力受疫情影响劳动力度过难关

平台经济就业体系下，就业门槛低、进出自由，近几年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载体。疫情爆发早期，由于线下餐饮、住宿、旅游行业遭受重创，大部分员工处于待岗状态，而与此相反，线上电商平台由于短期内需求量激增出现了人手短缺的情况。“共享员工”模式应运而生，这种灵活用工方式一方面帮助借出人才的企业（员工数量充裕且大部分员工处于待岗状态）减轻了人力资本支出以及可能由于解除劳动关系产生的解雇费用，同时又帮助借入人才的企业（人数短缺的企业）解决季节性、临时性人手短缺问题，而对于这部分被借调员工而言，也化解了在疫情下无工作可做的尴尬局面。在此模式下，双边市场的参与主体（借出与借入员工的公司）都获得了“收益”，通过共享员工平台实现行业间互助，用人单位免去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力资源搜寻成本，平台自身也具有增值价值。随着员工数量充裕的企业陆续入驻到共享员工平台中，需要借入人才的企业也会随之加入到平台中。这种平台用户之间具有互补需求且相互影响的现象，正是平台经济网络外部性的具体体现。“共享员工”模式有助于解决传统劳动关系的弊端，在人力资源供需“冷”“热”两极矛盾中，为待岗员工、停产企业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推动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西贝和盒马鲜生率先发起员工共享，共同解决就业问题。盒马每天的订单高峰在白天，刚好可以和商场的晚高峰互补，实现员工共享。随着北京疫情形势的变化，盒马共享员工平台面向全社会开放，上线共享员工平台，并提供拣货员、配送员等当前急需工种，后续计划进一步将这一共享平台常态化。截止到2月10日，已有32家企业的1800余人加入盒马；京东7FRESH、苏宁物流紧跟其后发布“人才共享”计划，缓解疫情期间用工压力；阿里推出“蓝海”就业共享平台，通过短期用工形式，缓解企业压力；联想将临时工作机会外包给中小企业扛过困难期；东莞市企业搭建起一个公益性“共享员工”信息平台，于五月份正式上线，为特殊时期帮助企业尽快实现复工达产，帮助员工实现充分就业。

3. 结论及对策建议

疫情期间，平台经济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核心技术取得了快速发展。专家指出，灵活就业和

平台的发展,契合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的特征,已经成为中国就业的中坚力量,平台经济作为一个新的就业形态,在稳就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3]。但随着平台权利的扩大,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审视平台经济,挖掘问题背后所蕴含的机理,对平台进行有效治理,以释放更多的就业潜力。本文认为平台治理应关注以下几点:

3.1. 明确平台型就业劳动关系,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平台经济带来的新就业呈现出劳动关系化的特点,劳动者参与灵活就业中劳动纠纷时有发生,其核心问题在于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不明确,究竟是雇佣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引发争议。目前学术界主要呈现三种观点:其一是认为互联网用工属于雇佣关系范畴^[14];其二是认为从人身关系及管理角度定义的广义劳动关系在互联网用工中并没改变^[15];其三认为应新增加一种劳动关系,互联网用工属于非独立自我雇佣。建议相关部门及时完善政策体系,严惩违法雇佣企业,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保证劳动者在履行义务的同时也能合法享有社会权利。

3.2. 健全扶植政策,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平台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李克强总理在近两年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提出“确定支持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措施,壮大优结构促升级增就业的新动能。”及“要取消对灵活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引导劳动者合理有序经营”。建议制定和完善对新业态、新模式的扶植政策,可适当给予平台企业创业补贴、担保贷款、税收优惠等支持。致力于给平台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3.3. 完善信用体系建设,降低交易风险

随着平台企业的增多,单个交易市场中的诚信缺失问题集中显现,由此催生出平台经济信用体系的建设。政府应利用互联网技术尤其是数据挖掘及抓取技术,在职责范围内尽可能收集和保存平台经济的相关信息,建立信用档案,为平台企业进行信用等级评估,同时要注意对企业机密信息的保护。只有完善信用体系的建设,才能有效降低交易风险,为平台经济长久发展打下坚持的基础。

REFERENCES

- [1] Huang, J.S. (2020)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latform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Research Guide*, 17:47-48.
- [2] Wei, J.G. (2019) The platform economy is changing the patter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Shandong Economic Strategy Research*, 08:52-53.
- [3] Wang, Q., Zhao, M. (2017)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Platform Economy. *Journal of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16(07):22-26.
- [4] Cai, B.L. (2016)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tform Economy. *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 Research*, 16:5-8.
- [5] Liu, Q.Y. (2018)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Platform. *Journal of Times Finance*, 33:195-196.
- [6] Wang, Y., Feng, H. (2017) Dual Supervision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Private Supervision and Public Supervision. *Journal of ECONOMIST*, 11:73-80.
- [7] Li, N. (2015) Platfor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eform of government control pattern. *Journal of ECONOMIST*, 07:27-34.
- [8] Li, M., Liu G.N. Bai, Z. H. Zhang. C. Y. (2020) Platform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Ensuring & Employment stabilizing: Based on Employment Elasticity and Work Process Analysis.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of China*, 37(07):84-95.
- [9] E. Glen Weyl. Monopoly, Ramsey and Lindahl in Rochet and Tirole (2003) [J]. *Economics Letters*, 2009, 103(2).
- [10] R. H. Coase. (1988) The Nature of the Firm: Origin. [J].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4(1).
- [11] Cui, X.M. (2014) Transaction Cost, Network value and Platform Innovation. [J]. *R&D Management*, 26(03):22-31.
- [12] Cheng, Y. (2017) Governance Mechanisms of Live Streaming Platform: Case Studies from the Two-sided Platform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nagement case studies*, 10(04):355-363.
- [13] (2019) Employment Stabilization and Platform Economy Development" Seminar was

held in Beijing Platform economy has become the backbone of employ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Employment in China*, 12:7-9.

[14] Chang, K. (2016) Employment or cooperation, what kind of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does the sharing economy rely on.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1:38-39.

[15] Wen, X.Y. (2018)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impact of the sharing economy on labor relations. *Journal of Trade Union Expo*, 10:22-23.